六藝之一錄

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　　錢唐倪濤撰

宋朱長文墨池編

賛述之一第十一

晉索靖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晉楊泉草書賦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晉劉劭飛白書勢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齊王僧虔書賦　　補録於後

梁庾肩吾上東宮古迹啟　補録於後

梁元帝上東宮古迹啟　補録於後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　補録於後

晉書王羲之傳贊　詳見書譜

竇臮述書賦上　已見二百八十五卷

朱子曰予既編此書十卷後得索靖楊泉劉劭王僧虔賦惜其非完篇也張懷瓘竇臮蓋亦未嘗見此迺知古人論書之作甚多而傳者鮮吾徒可不為之珍録哉至

於書啟所及吾猶不忍棄也竇泉之賦雖風格非古其
勤博亦可尚已

贊述之二第十二

竇泉述書賦下 已見全上

朱子曰竇泉賦多古人評品之所遺覿之者知介善片
能亦有所取也唐人好書多藏以相矜歷五季之亂所
存無幾可為之太息

贊述之三第十三

杜子美觀張長史草書圖詩　詳見後書苑菁華

杜子美與李潮詩　見書譜李潮下

僧懷素藏真自叙　前半篇見書譜 後半篇見書苑菁華

崔備壁書蕭字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李約壁書蕭字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張諗蕭齋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韓退之石鼓歌　已見前二十七卷石刻

韓退之題科斗書後記　詳見後書苑菁華

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　補録於後

舒元輿玉箸篆志　補録於後

沈顔碎碑說　補録於後

司空圖書屏志　補録於後

鄭文寶題嶧山碑　已見前三十二卷石刻

宋翰林白贈夢英詩　補録於後

尹師魯題楊少師書後　補録於後

韓魏公謝杜丞相詩　補録於後

蘇子瞻墨妙亭詩　補録於後

詧先大師草書歌　補録於後

寶藏之一第十四

智永題王右軍樂毅論後　已見法帖

褚遂良王羲之書目

褚遂良搨本樂毅論記　已見一百六十一卷法帖

王方慶進書表　詳見後書苑菁華

何延之蘭亭記　已見一百四十七卷法帖

帝述開元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徐浩古迹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張懷瓘二王書録　詳見二百六十七卷右軍書譜

盧元卿跋尾記　詳見三百七十五卷書譜

朱子曰天下之書常聚於無事之世而散於暴亂之日當其聚也惟其時君之好而又得名臣之科簡别識不以僞冒真然後能成之耳梁之虞龢唐之褚遂良徐浩

皆以自任其所取未嘗不善不幸遽復殘逸可不惜哉自太宗留神翰墨而季唐五代零落之餘復得少集矣余以微賤不獲聚前人之墨迹而又不得與道藝之士如數公者少論用筆之妙誠可為之歎愾也

寶藏之二第十五

張彥遠二王書語

朱子曰張彥遠唐室三相之孫唐史稱其家聚書畫侔秘府今覲彥遠所録信其多矣然未必皆墨蹟蓋模搨

者耳所録書語類多脱誤不倫雖頗有改易未得善本盡為刪正亦多聞闕疑之義也今官法帖二王書頗多同此者或即彦遠家所蓄或唐世别本所傳未可質也故存其語以備學者之討閲而可以互考其謬焉彦遠之迹存於山谷之碑陰筆畫疎慢能藏而不能學乃好事之大弊也彦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

寶藏之三第十六

歐陽永叔集古録序并跋

朱子曰永叔於慶歷嘉祐間為天下儒宗歷諫垣外内制力足以充其所好故能裒集之多余嘗恨不得游目於其間也雖好與之並而力輶如毛不足以取若窮者之思珍饍終莫致焉集古跋固多不可全録其議論及書者則録之以益學者云

碑刻第十七

碑刻之二第十八

碑目繁多不能備録且雜見前録金石諸刻矣故闕而不載與集古録諸跋同

朱子曰名者聖人之所以勵中人也朝廷之臣以忠義相髙山林之士以志操自處至於建一事創一物皆欲有以傳後及夫釋老之流亦各思著其言教此不惟其性之所然皆知夫名之可貴也人生天地間如晨飈石火之速其至於七十者幾希而名之所垂或十萬齡而無窮是亦可尚也故古之君子惟物之久而可託以名者莫過乎金石是以書而勒之然而風日之所消爍樵牧之所轥轢陵谷之所遷易邱墓之所湮昧或磨滅無

聞或刓鈌難辨誠為可歎息也石刻始於周行於秦漢而極盛於唐今周秦之迹僅有存者漢隸亦時見於郡國間唐碑不可勝數矣又不知千百世之後所遺者復幾何耶予故據所聞見者捅録其名以遺好事者使可以求之者也然自古石刻不在録中者葢多矣余不能悉知也自五代至於皇朝碑碣尚完而衆聽所易聞不必緐述云

器用之一第十九

筆

硯

器用之二第二十

紙

墨以上四譜二卷俱別録於三百七至十卷此不重書

朱子曰筆硯紙墨四者書之器也欲善其事而不利其器焉得至於工妙也古人有不假手於人而自為之者其措意豈不勤哉余因讀蘇大叅文房四譜因取其事

有益於書者勒成兩卷識於墨池編之末以貽學者云

補録

是編所録諸家書論見於前者已什之九矣無庸再抄其前録所未載者今補録於左庶可以見朱氏之全書亦所以補前録之所未備也

王逸少筆勢論

書苑菁華所載已録於前作十二章并序而是編作十章不同也葢此論自是一篇後人分章故或為十或為十二而語句錯亂詳畧亦各不同今並存之以俟博雅者之去取其序但刪同學張伯英以下四句餘則相同故不重録

一曰凡欲書時先乾研墨安筆水中研墨須調不得生用生用則浸潯漫澁點筆之法只可大如菽麥也不宜

多點點多則不利橫畫之法不得緩緩則不緊竪牽之法不得急宜卓把筆筆頭先行筆管須卓竪傍則曲也倚竿之勢亦須緩干戈形勢頭大尾小輕健妙好真書如此行筆任意

二曰初學字時不可盡其形勢先想字成意在筆前一徧正其脚手二徧須得形勢三徧稍令似本四徧加其遒潤五遍每加抽拔使其生澁如筆下未滑不可便休三行兩行臨之惟取滑健為能勿計其遍數

也

三曰平穩爲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勢大者促之令小小者縱之令大自然寛狹得所不失其宜横則正若長舟之截小渚竪則直如冬笋之挺寒谷

四曰作點之法皆須磊磊磊如大石當衢路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子乃此之類各禀其宜用之落竿之法峩峩若長松之倚谿谷也

五曰立人之法如鳥在柱首丿亻之類是也利脚之法如壯士伸臂風几氣夙之類是也屈脚之法彎彎如角弓見張鳥馬爲鳥是也急引疾牽如雲中之電還遠之流是也

六曰日月白用等字之例中畫不得觸其右右又宜麤中畫之法遠近宜均上下得所並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影像也一云勿令偏枯點畫既匀自然妙矣

七曰用筆之法復有數勢藏鋒者大側筆者乏抽筆者入態筆者必為悤筆者失矣息筆者遂逼蹙筆者於將戰筆者合舍疏筆者或幾翻筆者先光疊筆者時寺起筆者不下打筆者廣度

八曰擎不宜緩緩則鈍礫筆不宜遲遲則失力復不宜促促則大濶家不宜斜斜則失勢迴角不宜峻峻則拙凡二字合為一體者不宜寬寬則陋重者不宜長單者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疎短勝長

也

九曰字體之形不宜上寬下狹如此則重輕不相稱也大密則似痾瘵纏身不能展舒過舒則似翔禽溺水諸處皆慢傷長則似既死之虺開腰無力傷短則似被踐之蛙形醜而闊此為大忌

十曰學者有二種若擬倣學者要須似本緩緩臨時變其形勢勿失規矩若擬目下要急者但少得形勢復令快徤手脚輕捷衆據得所方圓上下各不觸犯或一點

失所若美女無一目一畫失所如壯士無一肱樂毅之
本王氏累世學此得成自外皆達勿以難學而慢之此
論成日有丹陽僧求吾吾不復與也

王逸少書論四篇

第一篇　夫三端之妙云云

第二篇　夫執筆有七種云云

第三篇　論曰夫書者元妙之伎也云云

第四篇　永和九年作筆陣圖與子敬曰夫紙者城也

筆者主也水者兵也研者根也恬者智也躁者形也夫
坐者壘也調神者謀也輕者鉦也重者鼓也心者刀也
手者騎也並以書之經緯夫筆墨皆須強者然後可行
若勾者似用干將之劍陸截犀革若曳者似六鈞之弓
夏服之箭縱橫若花開草野起復若雲霧去來至於主
客勝負皆須消息而後行之先作者主也後為者客也
夫用筆似安營似用槊調墨似調弓似端箭點水似觀
象察色看毫似砥刃合鋒畜硯似甲楯舟航用紙似突

騎屯聚出入若由門戶回轉若展旌旗發若號令齊整
小大若法律正直若糾察史官輕重若破賊會圍結字
若獻凱廟堂凡解如此可謂是書不然虛費紙筆終日
矻矻何所成名

唐太宗筆意

夫學書者先須知有王右軍絕妙得意處真書樂毅論
行書蘭亭敘草書十七帖勿令有死點畫書之道也學
書之難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以斯言

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遺情書不忘想要在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前段七句墨藪作書訣第十九　後段自神彩為上至末書苑菁華作王僧虔筆意贊之序

劉夢得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禄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

居室必以重門豐屋為美笥衣裳必以文章鮮澤為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以華輈絕足為高千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矣獨於書也行之耶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謂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

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
其人必逌爾而笑或謷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奕棊
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艴然而怒是故敢以六
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也嗟乎衆尚之移人也問者
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
父子不讓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
弊規我歟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黄
老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

道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章之下六
博之上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過鈞而善者得以議能
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贖於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
紊於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
歐陽永叔與石守道第一書
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
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㸃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
甚也既而持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耶曰非不能也書

之法當爾耶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
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
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
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
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
舉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
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
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

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
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
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
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
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
下又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
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
察之

歐陽永叔與石推官第二書

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

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說之者與嗜飲茗閲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斲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

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邪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異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

善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以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

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王僧虔書賦

情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儀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研䃺深功爾其隸也明敏婉蠖絢蒨趍將摛文匪縟托韻笙簧儀春等愛麗景依光沉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

而多態氣陵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迹乘規而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梁庾肩吾上東宮古迹啟

竊以仙巖遺軸入握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迹經四代年踰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變色將損北海之牘還代西河之簡

梁元帝上東宮古迹啟

師宜八分之巧元常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鵠曹喜之書莫不摠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跱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頏表楊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髣髴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微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書

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城扉如
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彼篋中
置之帳裏乍楷桐鈎時懸歆案戢意之深良不能已

唐沈顏碎碑說

乙巳歲冬十二月客鍾陵由章江入劒池過臨川時天
久憊雨水泉將涸風不便行維舟於岸左岸左有小渚
小渚之間垂舟之介揭厲而獲碑焉介者異而告發而
睇之字殘缺存者十七八考其文則故臨川内史顏魯

公之文識者以為公牧臨川日所沉碑其文亦多載魯公之德業輒碎其碑而已會同濟者謂余曰且魯公沈是碑也必將懼德業不稱於後世故沈之今子既不能文而補之寫而傳之亦不可復沈之於濬流俾後人覩是碑者抑亦昭魯公之德業也子欲蔽人之善歟不然胡碎之而已余曰吁秦嬴政初併天下天下大定海内一統於是出行郡縣登諸名山刻石紀功德焉及其仁政不脩後之人謗及秦嬴政者咸以為虐君也堯舜無

為而治巍巍蕩蕩俾鑿井耕田者不知帝力歷千萬祀厥道愈光今之人語及堯舜者咸以為聖君之至若峴首之碑覩者墮淚斯乃荊之人感羊公之德化故泣而思之設使公存之日德化不及於荊人則是碑也不能感荊人之泣矣且魯公之德業史傳載之矣遺俗傳之矣夫德業者病不著於當世豈病揚於後世乎苟魯公德業史傳不載雖全是碑亦不能揚魯公之德業於後世夫如是碑之何傷

舒元輿玉筯篆志

秦丞相李斯變倉頡籀文為玉筯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終絶故授之趙郡李氏子陽氷陽氷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奬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

此直見上天以字寳瑞吾唐也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
寞無人道之予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嘗有意求秦丞相
真蹟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其洪碑樹
在嶧山巔今荆壁為璽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
碑者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予亦嘗問得
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
客有得陽氷真蹟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
見蟲蝕鳥步痕蹟若屈鐵石陷入室壁霜畫照著疑蛇

龍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拭目視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言也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深於篆者言之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襵皺折裂玉筯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蹟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而斯邈矣向使秦斯與此比肩予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獨不為予貴予不過生於

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蹟流
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
於秦時子又安得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
皆然嗟呼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之孜孜求
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蹟固為門戶
見屏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
怒也主人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之其退
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留之引筆書其行下志之以保

明其為字寶也不謬詞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
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
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司空圖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迹亦足見
其人矣歷代述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
誣也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
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

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乃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
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為計吏在蒲因輟所寶徐
公浩真蹟一屏以為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
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
或隸尤為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
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翫怡廢寢食常囑誡
云正長詩云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工無跡儒家之寶
無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

飛鋋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之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别業丙辰春正月陜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餘卷與是屏皆為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顥所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撰録謹記

歐陽詹弔九江驛碑材文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之驛其不可與辭而弔歟斯碑
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素負詞
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詞又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為湖州牧
差擇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者不可勝
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趺本有龜護頂有螭
雖不甚成而拏攫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
湖州無稱立罷守歸朝載而赴途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
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

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頰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
往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覩其詭秀與碑材
叶即日以酒脯奠其祖神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
峯北潯陽城九江為庭千艘歷階亭既就公製亭之文手
勒其碑而立之公文為天下最書為天下最斯亭之地亦
天下最庶資三善加以斯碑之竒相持萬古而採異留名
之致一也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坯之勞狀其末
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巳之述令為九江驛之碑焉予

旅遊江州稅於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為余說而俱以相示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文則牢體糟糠矣以魯公之劄翰方今之劄翰則錦繡枲麻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之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劄翰題今人之劄翰是去蘭臺而居鮑肆捨牢體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枲麻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

無良黷辱如此與夫有道而黥無罪而刖投四裔禦魑魅
何以别也石不能言豈其無寃故弔之情違乃傷理怫乃
寃人實有之物亦應然嗚呼子碑寃可予知陰隲子材豈
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顔表勝以殊則明以吏名
碑以異奚旌子書既授子不終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
玉抵禽髙材藉足有類子碑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
兮將覿於斯將悼於斯庶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
神如祇人得以尃天造何為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司空圖䛒光大師草書歌

雪壓千峰横枕上窮辱雖甘還激壯看師逸迹兩相宜高適歌行李白詩海上風驚驅猛燒吹斷狂煙着沙草江樓曾見落星石幾迴試發將軍砲別有寒鶻掠絕壁提上元猿更生力又見吳牛磨角來舞槊槃刀初觸擊好文天子揮宸翰御製本多推玉案晨開水殿教題壁題罷紫衣親被錫僧家愛詩自拘束僧家愛畫所局促大師草聖藝偏高一掬山泉心便足

又

羸病愛師書勁逸翻作長歌助狂筆乘高擂鼓震川原
驚迸驊騮幾千匹落筆縱横不離禪方知草聖本非顛
歌成與掃松齋壁何似魯題説劒篇

宋白贈南岳宣義大師夢英

衡山神秀瀟湘清靈氣濬發奇人生金仙才子稱夢英
玉筯篆書天下名隸外攻虞又攻柳率更行體無而有
别得張顛草聖才筆頭粲爛龍蛇走八分飛白皆精練

長安粉壁狂題徧功夫無讓狸骨帖聲價高於鐵門限
皇唐偏説懷素師善草不聞真副之近代聾僧小歐迹
謹楷齷齪無多奇驚師宿世曾勞力筋紙骨筆血為墨
受佛付囑寫微言今生所以書無敵我亦訪奇滿天下
多見名書與名畫雖見煙霄未稱心待取珊瑚為筆架
從茲懶愛吳筠碑新歌重贈撲亞奇

韓魏公謝杜丞相草書詩

公之德業天下重四海萬物思坯壚太平之策未全發

先期諸老叩帝居天子只欲勵薄俗不惜一夔從二疎
公持險節出天性下建萬世清風孤歸卜睢陽旋營第
棟宇僅足容妻孥自此燕閒得所樂非絲非竹非歌壺
經史日與賢聖遇忝以吟咏為自娛興來弄翰尤得意
真楷之外工草書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筋骨羲之膚
字體真渾遠到古神馬初見八卦圖精神熠熠欲飛動
鸞鳳鼓舞龍蛇攄天姿瘦硬斥俗軟狂藤束纏巖松枯
中含婉媚更可愛千葩萬蕚爭春敷開合向背一皆好

造化要術天功夫張旭雖顛懷素逸較以年力非公徒
公今眉壽俯八十老筆勁健自古無固知大賢不世出
百福來萃神所扶公之佳壻蘇子美得公一二名已沽
矜奇恃雋頗自放質之公法慙豪麤乘歡捧以示僚屬
一坐聳駭嘆且呼便欲刻石傳不朽荒邊匠拙無人模
歸來一一戒兒姪祕重世與家牒俱重巾密槖真吾寶
愛護且比驪頷珠神物孰敢容易探雷霆霹靂來須臾

蘇子瞻墨妙亭詩

蘭亭璽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
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
嶧山傳刻典型在千載筆法留陽氷杜陵評書貴瘦硬
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瘠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吴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
空齋晝静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吴越勝事傳說多友朋
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
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臨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尹師魯題楊少師書後

周太子少師楊公凝式墨跡多在洛陽城佛寺中今存者廣愛長壽天宮甘露興果凡六處皆題於壁洛陽有此在延福坊又集賢校理郭仲微兩典教嘉善新告有十餘字甘露致之公在洛或與人為銘記皆不自書公之書無刻於石者以公之筆其馳騁自肆蓋得於己意不可盡其妙哉予非善書者莫能知已公所題壁距見踰八十年字頗缺落不可辨識者十三四天王院僧繼明慮公之書久遂無傳命僧擇字之最

完者得長壽甘露兩壁總八十七模刻於石寶元元年

某月某日尹洙題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一　　錢唐倪濤撰

歴朝書論

宋釋適之金壺記卷上

龍書　庖犧氏獲景龍之瑞始作龍書

八穂　炎帝神農因上黨羊頭山生嘉禾八穂乃作穂書用頒時令

鳥跡　黄帝史臣倉頡觀鳥跡因而象之以成文字

鸞鳳　少昊金天氏作鸞鳳之書而似古文

科斗　顓頊髙陽氏狀科斗之形作科斗書亦曰篆文

虎書　周文王史氏史佚始作虎書

烏書　周武王丹烏入室遂作烏書焉

素鱗　周法魚書因素鱗之所作也

龜圖　周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冩之

石鼓　周宣王蒐於陳倉命從臣史籀篆石鼓亦曰獵

碣

老篆　周瀨鄉石室有老子篆書道德經後蔡邕以隸

字證之

蟲書　魯秋胡妻玩蠶所作

嶧山　秦李斯泰山嶧山秦望等碑皆工其跡焉

鐵石　李斯篆畫如鐵石字字若飛動

三古　蒼頡古文為上古史籀大篆為中古李斯小篆

為下古

羽化　秦始皇見王次仲八分書其文簡易召之詔不

至上大怒制檻車送於道乃羽化而去

八體 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

秦隷 秦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為獄吏得罪繫雲陽獄中十年邈改篆為隷奏之上免其罪今楷字是也

姓名 楚項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乃言曰書足記姓名而已

芝英 漢武帝作芝英書

心畫　漢揚雄字子雲謂書者心畫也

垂露　漢曹喜字仲則工篆隸工變懸針垂露之法後世不易

倒薤　漢曹喜小篆法垂支濃直若薤葉齊蕭子良以為仙人務光所作

飛白　蔡邕待詔鴻都門下見役人施堊帚成字歸而為飛白之書

書牌　魏構淩雲臺成高二十五丈悞先釘其牌令韋

誕就上而書暨畢而下髭鬚皓白戒子孫勿習此藝

蛇書　晉唐琮夢蛇遶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

懸針　王愔曰懸針小篆體也字必垂畫纖細直如懸

針

龍圖　庖犧氏獲龍圖始畫八卦之象

八象　象謂八卦以成文字

取夬　周易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

書契蓋取諸夬

法奎　蒼頡法奎星屈曲相鉤類文字之畫

視龜　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通矣

書臺　蒼頡墓時人謂之書臺

龜歷　唐堯時外國進一巨龜背闊三尺餘上有科斗文記開闢以來之事命為龜歷焉

堯碑　崆峒山有堯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曰堯碑禹碣歷古不昧

出洛　唐堯時洛水有神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朱字

鱗字　河圖曰黄龍從雒水詣虞舜鱗甲皆成字

龜疇　夏禹時洛龜負圖禹觀之得九疇之文

玉字　夏禹治水登衡山而祭之因夢遇元夷使者遂

獲金簡玉字之書

灑石　周時浮提國獻書生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

影聞聲則藏形出時開四寸金壺上有五龍之檢封

以青泥壺中墨汁狀若浮漆灑木石皆成篆字或科

斗文字紀造化人倫之始

周穆　有秦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㳽其無力焉

蕭籀　漢蕭何善籀篆時人謂之蕭籀焉

三月　蕭何為殿成覃思三月題其額觀者如流水

書裳　蕭何用退筆書書裳尤工

小學　漢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可用者作訓纂篇

殺青　漢劉向字子政曰殺青竹簡書之新竹有汗後皆蠹故作者於火上炙乾以書之

奇字　漢王莽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

秦篆　漢書曰蒼頡七章李斯作也爰歷七章趙高所作博學七章胡毋敬所作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頗異所謂秦篆是也

得富　漢闕家貧傭書後有金帛洛陽咸稱善書而得富也

𤸎道　漢釋氏律云佛許學書但不得為工而𤸎道

筆札　漢谷永字子雲與婁護俱爲王侯上客長安說曰谷子雲之筆札婁君卿之脣舌護字君卿

棄觚　漢傅介子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歎曰丈夫立功名異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暨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六義　漢許慎字叔重曰六義蓋叙爲文之體一曰象形二曰會意三曰形聲四曰指事五曰假借六曰轉注亦曰六書

周籀　漢許慎曰周宣王太史氏史籀著大篆一十五篇

九墨　漢趙壹字元叔作草書十日一筆月數九墨領袖如皂脣口皆黒

筆勢　曹喜因見李斯有筆勢乃歎惜遂作筆論狀其筆勢焉

章草　後漢杜度字伯度善草書見稱於章帝詔令草書言事魏文帝亦使劉廣通書章奏後謂之章

奏

聖字　杜伯度章草時稱聖字焉

三蒼　漢賈魴撰滂憙篇以蒼頡為上篇訓纂為中篇滂憙為下篇謂之三蒼焉

草賢　漢崔瑗字子玉善草書晉王隱謂之草賢

連珠　崔瑗草書勢云狀若連珠

父風　崔寔字子真瑗之子其草書雅有父風晉鍾會字士季繇之少子書亦有父風

漆書　漢杜林字伯山世言小學由杜氏馬嘗於西河
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無已

八字　漢上谷王次仲以楷法局促遂引而伸之為八
字之分故號八分書

出藍　漢張芝字伯英師杜度草書其勢體青出於藍

臨池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練帛　張芝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

寸紙　張芝凡學書寸紙亦不遺棄

筆心　張芝見蔡邕筆勢論遂作筆心論

崔杜　張芝師崔子玉暨伯度草書嘗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其羅暉字叔景趙襲字元嗣

匆匆　張芝嘗謂人曰匆匆不暇草書

血脉　張伯英草書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失其連亦血脉不斷世稱一筆書者起自張伯英

尺牘　漢陳遵字孟公善尺牘人皆藏秘以為榮

驚座　陳遵字孟公善楷隸每書一座皆驚時謂之陳驚座

書壁　漢師宜官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價得錢足而滅之

竊版　宜官每書輒削而焚其迹弟子梁鵠乃為版候宜官書絶以酒飲醉竊其版

獨步　漢杜度草書可謂光前絶後獨步無雙梁沈約曰羊欣尤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矣

不食　漢蔡邕字伯喈入嵩山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
八角垂芒頗似篆體伯喈得之不食三日唯大叫喜
躍

石經　漢靈帝乃詔蔡邕及羣儒正定經文刻於石上
為古篆隸三體書法使天下取則焉

鴻鵠　蔡邕小篆賛曰鴻鵠羣遊絡繹遷延

崩雲　蔡邕書勢曰輕如薄霧重似崩雲

肥瘦　漢劉德昇字君嗣胡昭鍾繇俱師其行書胡書

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其妙

大字 漢梁鵠字孟皇法師宜官書師善小字梁善大字

三品 漢張昶字文舒伯英季弟其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隷書入能

亞聖 文舒聲劣於兄時謂之亞聖

掘墓 魏鍾繇字元常見蔡邕筆法於韋誕自搥胷三日盡青因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

與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之故曰多力豐筋者勝少力無筋者病從其消息而用之無不盡妙臨死啟囊授其子會

雲布　鍾繇隸書勢曰煥若星陳鬱若雲布

隼尾　繇善分書有隼尾波勢焉

畫被　繇謂子會曰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而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其表如廁則終日忘歸焉

三色　繇工三色書草隸八分最優

筆骨　鍾繇同胡昭學書十六年未甞窺户見蔡邕筆心論遂作筆骨論

懸帳　魏武帝好師宜官書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

鵠帳　又云魏武帝好梁鵠書懸著帳中以為勝宜官

馬

草聖　魏韋誕字仲將以張伯英書謂之草聖

紈素　韋誕非淨紈潔素不妄下筆

能書　韋誕太和中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

規矩　魏邯鄲淳字子淑善書梁袁昂書評云應規入
矩方圓乃成
綴事　魏徐幹字偉長曰書以綴事數以理煩
蠅集　魏王思性褊急常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者三
思自起拔劒逐蠅不得取筆擲地踏壞之
真草　魏曹公欲令十吏就蔡琰草書文姬曰妾聞男
女禮不親授乞給紙筆一月真草唯命於是繕寫送
之文無遺誤故曰真草也

善書　魏甄后九歳善書數用諸兄弟筆硯謂汝習女工而學書當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賢女皆覽前代成敗以為已戒不知書何以見之

文質　吳皇象字休明其草書文而不華質而不俗其書春秋筆跡尤妙

書聖　皇象能書時人謂之書聖唐高宗書示許圉師圉師奏曰今觀聖蹟兼絶二王鳳翥鸞回實古今書聖

筆妙　吳沈友少好學時人以友有三妙一舌妙二刀妙三筆妙

飛仙　吳張宏字敬禮不仕常戴烏巾時號張烏巾善飛白書有飛仙舞鶴之態歐陽詢曰張烏巾飛白可冠於世

筋骨　晉衞瓘字伯玉索靖字幼安俱學張芝書爲尚書郎號一臺二妙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骨瓘之子恒得伯英之肉

四世　晉衛瓘子恒字巨山弟宣宣弟庭庭子仲寳俱有書名四世世家風不墜也

篆捷　巨山論四體書曰隸者篆之捷也

綴墨　巨山古文賛曰覿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

籕孫　巨山古文賛曰籕篆蓋其子孫草隸乃其曾元

如絃　巨山古文賛曰其曲如弓其直如絃

銀鈎　晉索靖字幼安草書勢曰宛若銀鈎飄若驚鸞

縑牘　晉張彭祖善隸書右軍每見其縑牘輒存而玩

之

狸帖　晉荀輿字長胥隸書狸骨散方帖一紙羲之見而嘆曰天縱其能非學可及世謂之狸骨帖

絕世　晉王隱云索靖草書絕世學者如雲

壺冰　晉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師鍾繇書如碎玉壺之冰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

咄咄　衛夫人答人書曰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

巧法　晉王隱王愔皆曰飛白者巧法也

兩本　晉楊羲書最工不今不古能細兩幅一黄牋一

碧牋

弄翰　晉左思字太沖詩曰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

編蒲　晉王育字伯春少孤貧為人牧羊時有暇即編

蒲學書

錦繡　晉成公綏字子安隷書勢曰爛若天文之布耀

蔚若錦繡之有章

如流　晉陶侃遠近書皆手自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

生金　王隱石瑞記曰永嘉初陳國項縣石碑中生金盜鑿取賣已而復生此江東之瑞異苑曰庾太尉墓在新亭有數石碑金亦時而生

倚柱　晉諸葛誕常倚柱書雷震破其柱誕書自若夏侯元倚柱書霹靂破柱而不驚

野雉　晉庾翼字稚恭善草隸書子弟皆效之後羲之書內外宗重翼甚不平在荆州寄書於家曰兒輩憎

家雞好野雉也

書畫　晉王廙字世將常謂猶子羲之曰吾無殊功異業與後人師法惟書畫可耳後王右軍學其書晉明帝學其畫

玉素　晉齊獻王司馬攸字大猷書如玉素蘭芳奇而且古

亞張　晉張華字茂先嘗謂魏武書可亞張昶而已

金錯　晉王愔曰金錯書八體書法不圖其形以銘金

石故謂之金錯書

筆法　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

白雲　晉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鼠鬚筆焉

世重　晉桓元字敬道嘗曰非二王法不為世重

假此　庾翼善書兄亮字元規就右軍求書羲之答曰稚恭在彼豈復假此

蕺山　晉王羲之字逸少居蕺山見一姥持六角扇賣

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媪初有慍色因謂媪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字百錢媪如其言人競買之其書為世所重焉

換鵞　山陰有道士養鵝羲之往觀意悦固求市之道士曰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

書柱　逸少書柱作龍爪形時觀者號龍爪書

雁行　逸少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於世比張芝

猶當雁行也

家字　逸少嘗書家字若金帖墨中炳然可愛

枕中　逸少曠之子早於其父枕中竊讀筆說父恐其幼不與乃拜泣而請之

意趣　逸少曰吾書當求其意趣無圖其形容

書名　逸少幼學衛夫人書自謂大能渡江北遊名山見李衛曹喜書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入洛見蔡邕石經張昶華岳碑始知衛書徒費年月遂習衆體於是

特妙衛夫人見羲之書語太常王策曰此兒已見書
訣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態因流涕曰此子必蔽
吾書名矣

筆陣　逸少見諸家筆論遂作筆陣圖及筆勢論

善鑒　逸少曰善鑒者不書善書者不鑒

一行　逸少曰或書而作一字横竪得勢可滿一行

字字　逸少曰為書字則數體皆成作一紙則字字意
别

筆前　逸少曰凡書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方為佳矣

春筍　逸少曰樹筆如春筍生於寒谷

祖宗　逸少示子敬曰吾書樂毅論乃書之祖宗耳

十遲　逸少曰凡書須十遲五疾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然後是書耳

神彩　逸少曰學書之難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可及於古人

墨豬　逸少曰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

圓潤　右軍天台紫真記曰體圓則潤勢疾則澁

植槊　筆意曰謂右軍先臨告誓次寫黄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努如植槊勒若横丁

金壺記筆卷中

六帖　蔡希綜法書論曰右軍蘭亭黄庭經太師箴樂毅論大雅吟東方先生畫像賛陶隱居云右軍六帖者筆力豐華曲極其妙不可復得也右軍亦自詡或他日更書無復似者乃咨嗟而言曰此神助筆也何

善力能致此乎

大名　逸少第七子獻之字子敬五六歲學書右軍從後掣其筆不脫父乃歎曰此兒當有大名唐韋陟見懷素曰此沙門當振宇宙大名

小聖　逸少書樂毅論與子敬學自後善小真書後謂之小聖

烏特　桓溫嘗使子敬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特牛甚妙

方丈　王獻之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

清譽　逸少與郗愔家論婚書曰獻之字子敬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

三世　王導王珉三世善書時人方之杜衛二氏

龍蠖　李琰行書贊曰虎踞鳳跱龍伸蠖屈

騎騾　子敬見弟季琰書乃戲之曰汝書如騎騾駸駸欲度驊騮前

二妙　季琰謂胡昭鍾繇行書為二妙

小令　或謂小王為小令非也子敬為中書令卒其弟珉代之時人謂子敬謂大令季琰為小令

素拙　宋高祖姓劉名裕素拙於書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復留意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入室　宋羊欣字敬元師法大令時亦衆矣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公一人矣

得羊　羊欣師子敬書時人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四聖　羊欣常謂張芝鍾繇皇象索靖書之四聖

面受　邛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筆法固當在欣後

天然　宋文帝姓劉名義隆善草隸行書時議以天然
勝羊欣其工夫少於欣

龢表　宋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跡正行草楷紙
色標軸真僞卷數無不備焉表本行於世

王法　宋虞龢云靈運子敬之甥故能書特多王法王

僧虔云子敬上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竊寫易其
真本相與不疑元嘉中常索始進焉

二寶　謝靈運詩書並皆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
帝稱為二寶

第一　齊高祖姓蕭諱道成字紹伯謂王僧虔曰我書
何如卿對曰臣真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真書第二
草書第三是陛下無第一臣無第三又與僧虔賭書
問誰為第一奏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

書掌　齊高祖昔為方伯其家甚貧諸子學書常少紙筆武陵王曄嘗以手書掌畫空而已

搏狸　唐張懷瓘云高祖與王僧虔賭書猶雞之搏狸不自量力也

掘筆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跡嘗用掘筆以此見容

書賦　王僧虔著書賦儉為注序甚工

書術　宋虞龢曰僧虔尤得書術

輕微　僧虔曰飛白乃八分之輕微也

書扇　僧虔書素扇宋文帝賞之謂跡踰子敬

比鳳　僧虔子慈字伯寶少與從弟儉學書謝鳳子超宗嘗謁僧虔仍往東齋看慈慈正書未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比大人猶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出

鳳尾　齊江夏王蕭鋒字宣穎年五歲性方整好學書高祖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

曰麒麟賞鳳尾

書㕓　蕭鋒因無紙繼日畫窗塵以學其書

井欄　蕭鋒嘗倚井欄學書滿則洗之

畫地　齊徐伯珍字文楚少孤貧書竹葉及以釘畫地學書又孫敬凡畫地書真草皆如意焉

蠅頭　齊蕭鈞字宣禮嘗蠅頭細書五經一部置於巾箱中皇宋徐鉉在邠州日以時俗偽謬乃親以隸字寫説文字體纖細正如蠅頭過數萬言

餘霞　齊謝脁字元暉若薄暮川上餘霞照人

骨力　齊張融字思光善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之法對曰亦恨二王無臣法也

名跡　梁蕭子雲字景喬為東陽太守時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為守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遣人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跡子雲乃停舟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焉

蟬翼　蕭子雲飛白書輕濃得中蟬翼掩素崩雲游霧可得而語哉

春花　子雲書如上林春花無處不發唐呂總評宋儋書如春花發豔夏柳低枝

牝雞　梁武帝姓蕭諱衍字叔達嘗權衡蕭書比二王則若牝雞仰於威鳳子貢賢於仲尼者哉

雲鵠　梁武帝評元常書如雲鵠遊天羣鳬戲海

欲仙　梁武帝評伯英書如漢武好道憑虛欲仙

芙蓉　梁武評李鎮東書如芙蓉出水文彩鮮明

快馬　梁武評桓元書若快馬入陣隨人屈曲

勁駿　梁武常論蕭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功踰杜恕美過崔晏當與元常爭驅並先其賞如此

蕭評　武帝子綸撰書評兄綱弟繹俱有書名於世

金書　武帝子統字德施撰張陵觀碑曰玉龜二始金書八會

過父　梁蕭特闕　子善草隸書高祖賞之曰子敬之

書不及逸少蕭特之跡遂過其父

銀書　梁陸倕字公垂撰新刻漏銘序曰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畫灰　梁陶弘景字通明年四五歲時以荻為筆在灰中學書

八會　弘景真誥曰神仙有三元八會之書

瓠史　梁蕭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渡唯賫一瓠中有漢書叙傳僧云三輔舊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

求得之其書跡有異於今非隷非篆

墨彩　梁劉勰字賛曰子元墨彩騰奮

宅字　梁劉勰曰字乃言語之體貌文章之宅宇

八字　梁臨川王宏子正表嘗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以玩之

飛泉　梁阮研字文機師逸少行草書尤甚精熟若飛泉交流奔競不息

遲速　阮文機書速陸東之書遲亦猶枚臯馬卿制作

各盡一時之妙

四英　梁袁昻云伯英務奇元常特絶逸少昻能子敬冠世謂之四英焉

羊真　袁昻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之妙羊欣孔琳蕭思話范曄也

筆精　梁江淹字文通曰墨妙筆精

繭蛾　梁庾肩吾曰伯英元常逸少分行紙上類出繭之蛾結畫篇中狀聞琴之鶴

煙膠　肩吾曰煙膠落紙神彩欲飛

三子　肩吾曰伯英工夫第一天然次之元常天然第一工夫次之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工夫過之若孔門用書三子入室矣

似玉　肩吾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貴乎玉小商重乎金似玉之書其為最矣

羽毛　陳蕭引善隸書陳主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路翩翩似鳥欲飛也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

毛耳

發冢　陳永定二年羣冠發丹陽郗曇冢獲王羲之并羣賢墨跡事發悉入書府矣

面目　陳顔之推曰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

無分　顔之推曰吾幼承門業加以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工夫益智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

異事　顔之推曰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内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跡得名亦為異事也

書工　顔之推曰王襃地冑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引遇猶為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役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豈可不至今日耶

淵源　顔之推曰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逸少之體故是書之淵源矣

鐵限　隋僧智永人競求書及畫滿其門限因踐履穿穴乃以鐵槧裹之世謂之鐵門限

筆甕　智永學書退筆頭盈於數甕

下樓　智永上樓學書書成下樓

筆冢　智永學書舊筆頭盈數石使埋之自為銘誌目為退筆冢唐僧懷素學書棄筆堆積山下號曰筆冢

山

僧傑　隋僧敬脫能用大筆書方丈字人有求者唯止一字遒勁而不加脩飾時謂之僧傑焉

書空　隋劉仁軌工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

轉足書空畫地

蟲篆　隋江摠借劉太常說文詩曰碩學該蟲篆奇文秀鳥跡

龍魚　隋岑文本飛白書詩曰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

銘石　隋僧智果工書銘石煬帝甚器之

肉骨　智果嘗謂智永師曰師得右軍肉果得右軍骨

屏風　唐太宗姓李諱世民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羣

臣筆力遒健為一時之冠絕

繩文　太宗制曰繩文鳥跡不足可觀

小道　唐太宗曰學書小道本非時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

金帛　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天下爭齎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褚遂良備論所出之文一無舛誤

陪葬　太宗曰蘭亭敘羲之用蠶繭紙鼠鬚筆乗醉興

而書道媚勁健絶代更無太宗後於玉華宫語高宗曰若得蘭亭叙陪葬終無恨矣高宗涕泣而從之

論書 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道媚勁健甚得王逸少之體焉

登床 太宗工王羲之書嘗宴三品以上於元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唯常侍劉洎登御座引手得之帝曰嘗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形勢　太宗曰吾臨古人之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骨
力而形勢自生

新奇　太宗工飛白書別立其意精妙絶倫每有新奇
羣臣無不下拜啟請焉

四字　太宗為飛白書鸞鳳蟠龍四字筆勢驚絶謂司
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曰朔旦舊俗必用衣
及物相賀朕今賀卿飛白書

紅葉　唐鄭虔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遂借

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張顛　張旭嘗謂崔邈顏真卿曰吾始觀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劒得其神飲醉輒書揮筆大叫以頭揾水墨中天下呼為張顛

變化　張旭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

報章　張旭草書為世所重有人家貧因卜旭為隣日數四致簡於旭得其報章遂鬻於市後獲富足焉

古肥　張旭曰獻之書謂之古肥張旭書謂之今瘦古今既殊肥瘦相反

畫龍　張旭曰子敬不逮逸少逸少不逮元常學子敬者畫虎學元常者畫龍余雖不習久得斯道矣

畫沙　張旭謂顔真卿曰余得筆法於老舅陸彦遠遠曰褚河南用筆當如印印泥旭後經沙地間以利鋒畫沙有勁險之狀方悟其筆真草悉如之子宜書紳耳真卿再拜而受之

傳旭　旭曰筆法自羲之傳永師永師傳彦遠彦遠傳旭旭曰其中更有妙道不可傳但得其妙方自悟耳

一壁　吳道子張旭裴旻相遇於洛下各陳其能裴公劒舞一曲張旭草一辟吳道子畫一辟都人於一日間獲覩三絶

題梁　唐徐安貞久居中書省恐其罪累乃逃隱於衡岳山寺為掇蔬行者而病啞不言數年後因脩建佛

殿僧中選善書者題其梁已二三人矣而徐行者跨梁而過掌事以杖連擊其背徐乃畫地曰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願試之及題數行羣僧皆說因遣盡書之時李邕過寺覩其題處曰不知徐公在此

題額　鍾紹京在天后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諸宮殿門額皆紹京所題

蒸青　唐李嶠字巨山題西洛三會寺詩曰竹是蒸青外池仍點墨餘寺僧云寺堂本昔蒼頡造書堂

畫腹　唐王承烈嘗自比虞世南亦不臨書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卧被中嘗以手畫其腹與予同志也

龍光　唐歐陽詢通書隨運變化為龍為光

芳煙　徐摛詩曰纖毫奉積潤弱質散芳煙

蕭齋　梁武造寺令蕭子雲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尚存焉

唐李約竭産自江南買歸東都匣於小亭日資愛玩號曰蕭齋

相類　唐高正臣書跡與懷瓘父相類凡互換其跡各自不能辨宋令文曰力則張勝態則高強

鼠壞　陸柬之與高正臣書告身高嘗嫌之不將入箱帙中後為鼠壞之因示懷瓘笑曰此鼠猶解正臣意耳

十書　張懷瓘論十體書曰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書隸書真書行書飛白書草書

神品　張懷瓘曰神品則李斯杜度崔瑗皇象衛瓘索

靖各得其一史籀蔡邕鍾繇得其二張芝得其三逸
少父子各得其五五者草隸行書八分飛白是也

神章　懐瓘古文賛曰神章靈篇自兹而起

一人　懐瓘謂鍾繇書曰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美人　褚遂良書如美人嬋娟不勝羅綺

片素　褚遂良曰鍾張之迹不盈片素

春林　褚遂良書如春林之絢彩賀知章字維摩書亦
如春林之美

把筆　隋猛將來護兒子恒與濟皆負書學仕唐名邁
故陸元方曰來護兒兒把筆而虞世南男帶刀物極
則反一至於此也

寳章王方慶上天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
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寳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
褒并九代三從伯祖中書令獻之已下書共十卷上令中
書舍人崔融為寳章集叙其事以賜之舉朝以為榮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許　溶